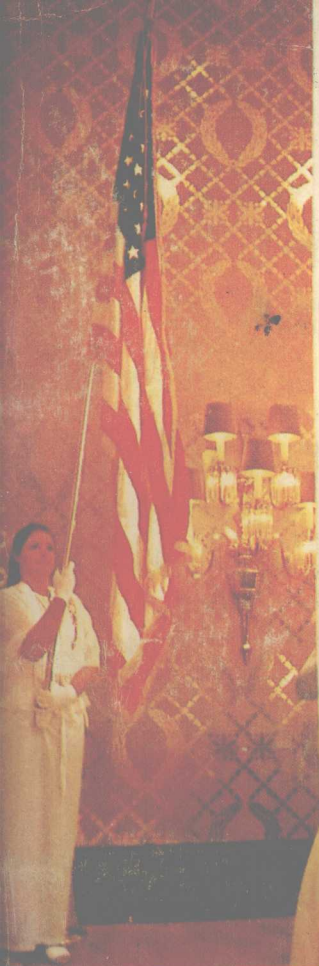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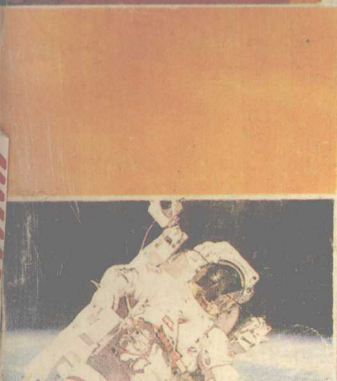




[美] 查尔斯·柯劳特 著
12667 阿 良 译

与我同行 看美国

ON THE ROAD
WITH
CHARLES KURALT



与我同行看美国

ON THE ROAD WITH
CHARLES KURALT

〔美〕查尔斯·柯劳特 著
阿 良 译

花城出版社

© 1988年由花城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中国
广州大沙头四马路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1985 BY CB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UTNAM BURKLEY
GROUP, INC.

与我同行看美国

〔美〕查尔斯·柯劳特 著

阿 良 译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3插页 240,000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平装印数1—1,440册

ISBN 7-5380-0428-1 / I · 395

平装定价：4.60元

12667



开路先锋莱姆
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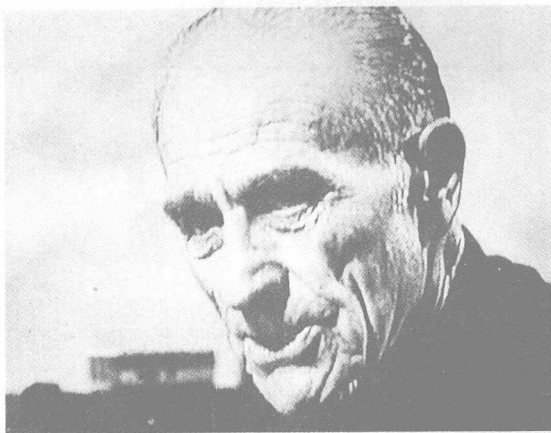


年轻时代的爱
利思·海勒·莱姆
西。



金门桥的建造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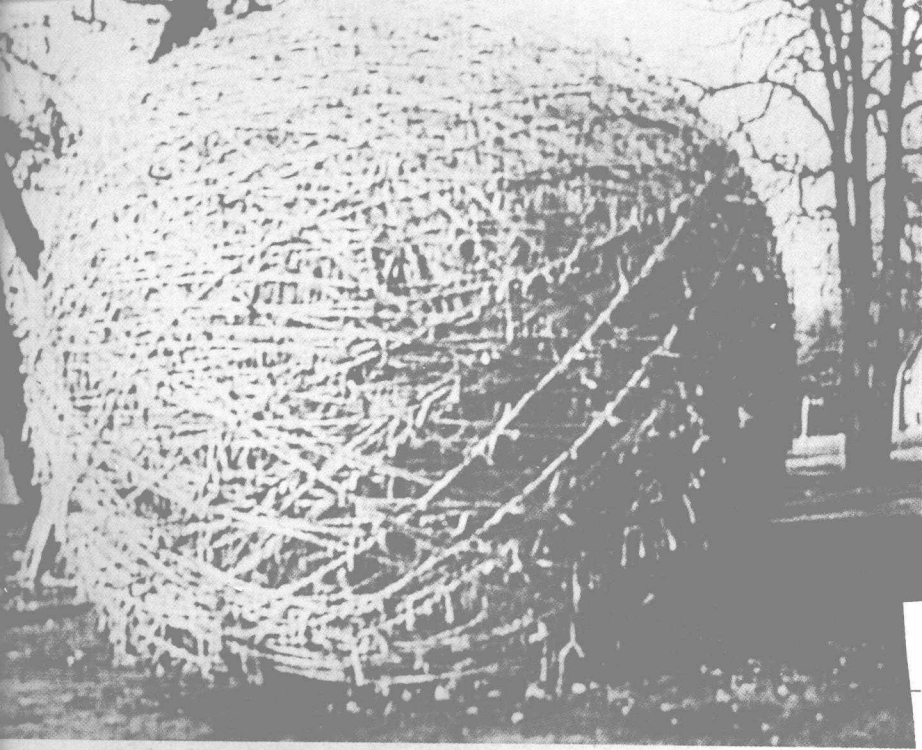
法·盖尔斯



阿·赞姆帕



爱·苏萨



▲世界上最大的
一团绳子，周长38
英尺，高度13英尺。

►每月只拿五元
薪水的镇长玛吉·
康。



►阿拉斯加州新
一代拓荒者雷·鲁
斯。





尼克和托尼·维尼杜西每年向孩子们赠送
几十吨大南瓜。



圣诞节期间，扮圣诞老人是一宗大买卖。

鸣 谢

在电视新闻里，人们从来不说某个节目是“我”搞出来的，而一向都用“我们”，因为电视记者要依靠他人的技能，例如灯光、摄像、录音、录像带剪辑等才能完成一个节目。出版一部书也与此十分相似。我要靠编辑仁兄尼尔·奈伦的指点和支持，我还要靠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的几位同仁给予我慷慨的协助。在他们当中，我首先要感谢的，就是伯纳德·伯恩鲍姆，一位启人灵感的朋友，一个牛虻似的人物。凯茜·刘易斯和史蒂文·考夫曼热情地帮我核对事实及准备照片；玛西·雅各布斯根据需要主动协助。如果没有下列人士所作出的贡献，书中的故事根本就不会问世，或不会以这种形式表达出来，他们是：罗斯·本斯里，吉米·威尔逊，伊沙多尔·布莱克曼，小莱里·吉安尼斯奇，查尔斯·奎因兰，托米·米克拉斯，哈罗德·戈德，露易丝·柯伦，彼得·弗伦德里奇，还有其他许多人，多年来他们完

全有理由感到，这些故事既属于我，也属于他们。我还要感谢凯伦·贝克斯，没有她耐心相助，在纽约处理一切杂务，使我得以抽身四处奔走，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如果你有意让自己的作品流芳百世，就不要涉足电视新闻界，因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你最优秀的作品会以光的速度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从无线电广播中召回某些部分，并把它们放入书中是令人无限快慰的，即使这样做仅仅是为了留下证据，以满足某位孙子想了解其祖父当年以何为生的好奇心。我谨提醒这位孙儿注意：当年我能与这样的人共事是莫大的荣幸。

查尔斯·柯劳特

关于作者

查尔斯·柯劳特定期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节目里出现，他还主持该公司的另一新闻广播节目“星期天早晨”。“我曾是一名真正的新闻记者，”他写道，“但身体和气质都使我不适合于干那一行。”因此，1967年他在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从世界各地，包括越南、拉丁美洲和北极报道了几年新闻之后，便决定“在全国漫游一番，搞些特写故事。”如今他和他的摄制组还在漫游，走过的路途超过一百万英里。在这期间，他荣获了一系列荣誉，包括两次埃米奖（注：美国电视金像奖）和两次乔治·福斯特·皮博迪奖（注：在增进国际了解，帮助青年、教育、新闻纪录、娱乐等方面成就突出的电台和电视工作者）。1983年他被国际广播和电视协会命名为该“年度最优秀播音员”。查尔斯·柯劳特的著作还有：“世界之巅”和“美国日界线”。他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现居住在纽约市——如果不“在途中”的话。

译者的话

本书原名《On The Road With Charles Kuralt》，直译成中文，其意思是：“与查尔斯·柯劳特一起上路”。查尔斯·柯劳特是美国著名的电视记者和节目主持人，On The Road 正是他主持节目的名称。以这个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来命名这本电视特写集，无疑是恰到好处的。但中译本难以用直译的书名，这不但因为它太长，不符合中文书名的习惯，而且因为中国大多数读者都不熟悉美国电视而失去其原有的魅力。

译者曾反复琢磨，想为中译本取个既能保留原书名的含义，形式上又比较接近中国书名的名字，但一直未能找到两全其美的方案。

现用书名《与我同行看美国》，是提供原著的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委托为中译本审校译稿的专家的智慧成果。乍一看此书名，人们也许会认为这是一本游记，但无论如何，这个书名从形式到内容都与原书名很贴近。本人在钦佩之外，还要向想出此书名的专家致谢。

由于赶发稿，此书译得很仓促，甚至来不及打底稿，更未能细细推敲用词；原著使用的是最大众化的语言，但越是大众化越难译得准确，这是搞文学翻译的人都有所感触的；书中的《布恩特灵语》、《错字的奥妙》、

《美国地名妙趣》等几篇，就很难完全译出原文的神韵，加上本人文字功夫和知识面均欠缺，故只能请求读者谅解。

负责审校译稿的专家们为我纠正了不少错漏，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文化处的朋友们为中译本的出版出了很多力，在此谨向这些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们表示我深深的谢意！

阿 良

1989年元月于羊城

前 言

我曾是一名真正的新闻记者，但身体和气质都使我不适合于干那一行。真正的记者要有本事到那些不欢迎他的地方打探消息，提令人尴尬的问题，躲避子弹，和交稿期限赛跑，还要为竞争担忧。年轻的时候，这些事我都干过，但与此同时我也动着脑筋想寻找一份轻松点的差事。

一九六六年，我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主任弗雷德·弗伦里的办公室串门。“你为什么不让我到全国各地走一走，搞点特写故事？”我问他。

弗雷德·弗伦里注重重大新闻，讨厌特写故事。“你想搞特写故事，”他说，“去越南搞吧。”那时我刚从越南回来，知道自己不愿干那种差事。“谢谢了，我不去。”我告诉他。他把我派到北极去报道一个探险队的消息。

我回来发现，弗雷德·弗伦里因重大新闻报道的问题与别人发生争执而辞职了。接替他的是里查德·S·萨兰。我去见了萨兰，并问：“你为什么不让我到全国各地走一走，搞点特写故事？”他正心烦意乱，因为办公桌上堆满了要处理的事务。“好吧。”他连头都没抬便说，“但要控制开支。”我马上就走了，免得他改变主意。

从那一天到现在，我没接受过一件指派性的任务，因为搞特写故事纯粹靠运气，或靠观众来信。我在全国来回跑，在每个州的每个角落都留下足迹，所有帐单都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销。我的上司们忙于报道政治、战争和各种灾害，连我在哪儿都不清楚。他们也不在乎我在哪儿。

我一直努力放慢速度，坚持走那些乡间小路，拿出时间接触人民，倾听各种奇闻，注意路过的乡村，感受季节的变化。我还试图在自己送回去的故事中排除一切所谓“切题”和“有意义”的因素。如果我在途中碰到真正的新闻，我便打电话叫真正的记者来报道。

每个周末我都回纽约主持“星期天早晨”，这个节目我觉得自己做得得心应手。有两三次我曾离开几周或几个月，去为其他节目压阵。但很不成功。人们只要在他们的电视屏幕里看上我一眼，就会清楚我根本不是什么压轴戏。在途中却不同，在这个节目里长得又胖又秃反而有好处。比如我正在伊利诺伊州和一个养猪的农民谈论他玉米的收成情况，他从未上过电视，没见过灯光和摄影器材，因此很紧张。但一看我他就会想：“唔，如果那家伙长得那副模样都能讲得这么自如，我自然一点也就行了。”当然我所希望的也正是这样。

伊兹和莱里在消除人们的紧张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伊兹的大名叫伊沙多尔·布莱克曼，是这些年来在途中节目的摄影师。莱里是录音师，全名叫小菜里·吉安尼斯奇。伊兹和莱里录像、录音时丝毫不打扰我采访，是我见过的最好摄影师和录音师。他们是我的好友，我对他们还可以说出许多其他的赞语，但对一个专业摄制组来说，最高的赞语莫过于说他们能在人们毫不觉察的情况下拍出最美的镜头。

我们都觉得自己干的是新闻业中最好的差事。我们现在正在外面，迎着初升的朝阳离开汽车旅舍的停车场。我们刚刚插上电炉煮咖啡；伊兹是我们的汽车司机；莱里在后面整理自己的器材；我正在看公路图，想断定今天我们该朝哪里走。我们有个目标，但希望永远到不了：我们的愿望是在途中遇上更有趣的事情。前边要走的路很远，我们不知道今晚将在何处宿营。

目 录

前 言	1
-----	---

1. 不像英雄的英雄

不收钱的医生（密苏里州，林肯镇）	4
自行车阿伯（北卡罗来纳州，贝尔蒙特镇）	9
阿加莎·伯吉斯（南卡罗来纳州，布发罗镇）	14
途中军人饭堂（内布拉斯加州，北普拉蒂镇）	18
保加利亚的解放者（俄亥俄州，新来兴顿镇）	25
保莉·莫雷（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镇）	28
鸟夫人（佛罗里达州，圣彼得斯堡市）	33
米森海默先生的花园（弗吉尼亚州，萨里县）	36

2. 不同的鼓手

贩马人（得克萨斯州，坎比镇）	44
旋转木马（纽约州，罗切斯特市）	47
爱唱歌的邮差（肯特基州，马戈芬县）	50